

太平洋时代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马朝旭 段剑凡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内 容 简 介

《太平洋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抉择》一书是两位青年人的新作。在本书中，作者抓住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太平洋地区经济兴起这个问题，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层次的分析，论证了太平洋时代兴起的必然原因，通过回顾世界经济中心的发展、转移，作者总结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发展规律，并据此对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作了初步预测。在本书的后一部分，作者联系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对我国产业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现状进行了新颖的分析。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把我国的改革和太平洋时代的来临联系起来论述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太平洋时代作出长程分析的著作。

本书共计十三章，基本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1—4章）中，作者通过对世界经济中心变迁的历史回顾，对人类所经历的地中海时代、大陆时代、大西洋时代的依次形成、发展、消亡做了分析。作者注重从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来总结历史，对地中海中心、大西洋中心作了新的理论的概括，并且，首次将大陆时代的理论作了表述，对大陆型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关系表现做了简明的探讨，从而对世界经济中心与非中心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这部分的最后一章，“前车之鉴——中心论”中，作者指出：愈往近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愈不只由这个国家

和民族的自身愿望来决定，国家的发展是随着国际发展的大潮而起伏的。

在第二部分（5—10章）中，作者从太平洋地区在战后迅速兴起，详细论述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国的对外开放、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日本的“环太平洋”构想以及中国和东盟的竞争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已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它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应该积极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参与广泛的世界经济活动。

第三部分（11—13章），作者将中国的现实置于太平洋时代来临的背景之中，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文化模式革新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应取的选择态度。在这部分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在产业结构中作者强调中国的大陆型经济结构和海洋型相结合的必要；以赠品经济来概括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实质，从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生作了新的解释；作者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文化”的范畴，从而揭示了我国现实文化的实质，提出建立新的太平洋时代的中国文化模式的双重任务，特别强调了政治文化的改革是我国文化改革的关键。

在最后作者指出：产业结构、经济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同步改革和创新，是我国走向太平洋时代、走向世界的根本要求。

全书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史论结合、篇幅适宜、语言流畅，资料丰富，溶学术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它从海中来——地中海时代	(1)
一、地中海中心的形成	(1)
二、地中海时代的两个时期	(5)
三、地中海中心的特征	(10)
四、地中海中心的解体	(21)
第二章 它走上陆地——大陆时代	(23)
一、有“大陆时代”吗?	(23)
二、大陆时代的经济特征	(24)
三、大陆时代的国际贸易	(26)
第三章 重归海洋——大西洋时代	(31)
一、大西洋时代的兴起	(31)
二、大西洋时代之初	(37)
三、大西洋时代的成熟	(42)
四、大西洋时代的结束	(53)
第四章 前车之鉴——“中心”论	(60)
一、何谓“中心”	(60)
二、“中心”之争	(66)
三、海洋与“中心”的漂变	(69)
第五章 “太平洋时代”来临?——亚太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74)

一、亚太地区战后的经济迟滞	(74)
二、亚太地区经济二十年的高速增长	(75)
三、亚太地区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向	(80)
四、“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正在形成	(83)
第六章 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来龙去脉	(87)
一、历史沿革	(87)
二、日本“环太构想”的最新动向	(92)
三、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98)
第七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太平洋经济合作新格局	(99)
一、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99)
二、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	(105)
三、中国与亚太国家扩大合作的途径	(107)
第八章 太平洋经济发展新模式——兼论“飞鹅模式”	(123)
一、“飞鹅模式”的由来	(124)
二、“飞鹅模式”的剖析	(126)
三、新模式的基本构架	(130)
第九章 “日本版马歇尔计划”构想	(137)
一、“构想”的内容	(137)
二、“构想”剖析	(139)
三、“构想”与亚太经济发展	(147)
第十章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竞争	(154)
一、“指导性竞争”	(154)
二、“指导性竞争”的若干特质	(156)
三、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竞争	(157)

四、减缓竞争的可行途径	(162)
第十一章 面向太平洋的中国产业结构	(165)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165)
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条件和借鉴之例	(178)
三、中国主导产业的选择	(184)
四、中国现有资源与投资	(190)
第十二章 面向太平洋的中国经济体制	(195)
一、传统经济制度剖析	(196)
二、改革——来自太平洋的压力	(203)
三、改革模式与“太平洋时代”	(209)
第十三章 面向太平洋的文化变革	(213)
一、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	(214)
二、中国现实文化体系	(219)
三、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226)
结束语	(231)
后 记	(232)

第一章 它从海中来——地中海时代

一、地中海中心的形成

国际经济活动的产生直接依赖的是国家的产生。在人类的古代，各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对人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受喜马拉雅山和东南亚——印度支那莽莽原始热带森林的阻碍，欧亚大陆上的人类的文明进展就被分为独立的两大体系：东是黄河文明，西是阿拉伯——地中海文明。在美洲还有墨西哥文明。在这三大文明体系之间东亚黄河文明和美洲墨西哥文明都处在纯粹的大河冲积地带，因而缺乏阿拉伯——地中海文明那种既处冲积平原又处海洋之地的条件。这种最初的地理环境差异不但对当地的经济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受地中海的切割，地中海地区的居民都处在一种独立的状态，因为陆上的通行几乎是不可能的——重叠的山峦之故。这样，在这个地区，彼此互不干扰的“国家”（实际是城邦）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而在冲积平原上发生的文明部族由于没有天然的分割，因而他们的发展就是互相交流的，社会结构就表现为是金字塔式的，“国家”是唯一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在各个文明地带的不同，使得“国际”贸易表现于地中海沿岸的民族，而不表现于大河冲积平原上的民族之中。

阿拉伯——地中海文明在早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已被经济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所证明。但当航海技术取得初步进展之后，地中海就渐渐脱离阿拉伯地区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因为很明显的是掌握着同样航海技术的阿拉伯人既缺乏那种各地区物产的差异，也缺乏地中海沿岸的那种城邦之国的社会结构。

地中海经济地区的崛起，是由于在人类与自然做斗争中的航海技术获得较大突破而引起的，从公元前三千年起的克里特岛文明算起，海洋贸易就一直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特色。目前，在国外研究“地中海时代”的论著中，多将十五世纪之前统称为地中海时代，但我们认为这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地中海时代只应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因为在古罗马时代之后，地中海地区曾一度丧失了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论述到。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航海贸易的繁荣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仅见的，因此就形成了地中海经济中心的时代，研究一下这个“中心”的形成原因是十分有益的。

地中海地带，除去尼罗河以及流入黑海的几条河流外，基本上没有象东方所具备的那种适于长程航运的河流，因而陆上交通和货物运输就十分不便，大量的贸易只得依赖海洋，在地区间的经济生活中，地中海就成为唯一的路线。就地中海本身来说，它和世界上的其它海洋相比也表现出极为适合航运的特点。它近似于一个大内陆湖的天然特点，使得海上贸易在远洋航海技术还没有被人类掌握之前就在这“湖”边的地区

出现，它既不是象南中国海那样每年都要受到很长时间的台风干扰，也不象大洋之间那样使海岸间相距遥远，而不能进行经常性的贸易运输。地中海及其相连的爱琴海、亚得里亚海、黑海都是性情温和、风浪不大、岸距甚近的海，极适于航行。

当时，从春天起，整个地中海就沉浸在一幅白帆点点、桅杆林立的画面之中。当夏日的麦类谷物收获之后，运粮载谷的商船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往如梭。整个地中海直到十月份都是风平浪静的。可以说，大自然赋予地中海沿岸人民的这个优越的航道不但弥补了这一地区由丛山峻岭所造成的交通不便，而且使这里的贸易成本较东方的陆上贸易成本大大减低，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及发展。地中海本身的优良自然条件是这一“经济中心”形成的第一个条件。

地中海中心出现的第二个条件是由于该地区具备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因而使整个地区获得了发展手工业、商业、城市建筑业的基础。在地中海沿岸，埃及尼罗河平原上产出的大量谷物直接成为地中海北岸及其岛屿上的城邦的必需品。而爱琴海西侧的帖撒利平原和克里特则更是整个南欧农业的发源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的发达，并不是说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农业较世界上的其它地区发达，而是指在一个地区的生产结构之中，农业已达到了满足该地区对农业的需求的水平，因此这是一种相对的、处在与其它生产相联系之中的发达。我们把这种发达称为结构性发达，而不是象纯粹缺乏与其它生产相联系的那种绝对的、孤立的发

达。

地中海中心出现的第三个条件是该地区的生产表现出的一种天然的分工关系。在地中海沿岸，除去粮食的种植外，在某些地区还盛产着橄榄和葡萄，经过加工的橄榄油不但是航海者们的必需品，而且也是地中海沿岸各地区所需要的产品；而葡萄的种植又直接造成了酿酒业的发达。因此，橄榄油、酒、粮食就成为大宗的贸易货物。这种天然形成的物产的分工对地中海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它使地中海的国际贸易一产生就不仅仅停留在那种多以珠宝、特产交易的层次上，因而它起了一种直接带动生产的作用。特别是橄榄油和酒的生产在贸易的推动下日益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城市手工业的发达，进而形成了地中海沿岸的繁荣。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种大宗产品的天然的物产分工，那么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也不会超过在阿拉伯海、南中国海上都曾发生过的诸如珠宝、香料、特产之类的贸易水平。

“地中海经济中心”形成的原因中还应列出：在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较适于商业这一因素。从很早时期起，在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国家就实行着一种领主保有地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象东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强制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由领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与农民形成租佃关系的经济。这种经济关系产生的后果就是：领主家庭和农民家庭并存，农民的赋税只用来满足领主的需求，而不必与国家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在当时，这种赋税的额往往是很久不变的，这样就使得农民有可能通过增加产量来改善生活，来以剩余谷物进行贸易。

这种土地关系使得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处在一种稳定的再生产关系之中，因而促成了该地区的农业和贸易的稳定发展，促成了农业和贸易的互补关系和协调关系，既不会出现重商伤农的现象，也不会出现重农贬商的现象。当时，农民和商人的关系完全处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之中，不但领主容忍在本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而且还积极遵守平等贸易的原则。这种状态曾一直沿续到中世纪的庄园经济时代。在粮食及手工业产品的交易中，商人把城市的手工业制品和海外特产运到农村，与具有剩余粮食和橄榄油、酒类的农民进行讨价还价，这种关系不但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均衡的处理，而且扩展了农民的眼界，构成了城乡间的平等的经济关系。这和东方的城市剥削乡村——通过政治的强制是极为不同的。这种情况是与地中海地区的集团战斗力量的分布有关的。

二、地中海时代的两个时期

地中海中心在历史上分为两个时期：形成——发展期和繁荣——衰落期。

第一个时期基本上可以说是古代希腊时期。

古希腊在地理位置上是指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半岛是古希腊的主要活动区域，它受自然地形的影响，整个半岛被分为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三个部分，在希腊半岛上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所以海运在很早就得到了发展。

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是在古代东方文明之后才获得较大发

展的，因而它实际上在贸易、战争的过程中往往处在一种学习的客观境地，尽管今天我们已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通过贸易和战争，古希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但从文化观念上看这种收益是很大的。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古希腊的农业就应用了铁锄、铁犁，这样农业的耕地迅速扩大，手工业和农业已经分离，很多手工作坊都渐渐地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特别是商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不但与各个国家发生着贸易关系，而且国内的生产本身也都是由商业来维系着的。与世界同样处于手工业阶段的其它地区相对比，古希腊的贸易量是首屈一指的，仅在南面的印度洋中，一年就有多达一百二十艘希腊商人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印度之间。在地中海本身，橄榄油贸易和葡萄酒贸易更直接造成了贸易的繁荣。当时的航海技术和船只条件已较为发达，有的商船装备着三层桨，桨手约二百人，而这种规模显然是东方航海业所不及的。

到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雅典等城邦的工商业力量的壮大，导致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这个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从而使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根本的保证。这就大大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业的扩展。当时，埃及、黑海北岸、西西里的粮食、牲畜、皮革，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木材，米利都的羊毛等等云集在地中海沿岸的各大港口和城市里。

各个国家的人员、商品、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直接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基础，从而使一个地中海经济——文化时代终于形成了。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上创造了一个各民族、各国发生关系的中心——尽管当时有些民族和国家还没有与

这个中心发生直接关系。

其实，经济中心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个只由初始的外在条件决定的。它本身有着自己的运动发育规律。当东南欧的古希腊经济中心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以新的形式来扩大自己。在当时，这种扩大表现为“中心”中的某些区域的衰落和与“中心”相近的某些地区的兴起。这种扩大的过程在经济上是这样发生的：随着橄榄油、葡萄酒贸易的发展，引起了橄榄、葡萄这些作物种植面积和地区的扩大，而这种扩大的结果是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商品的价格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种价格下降的趋势使得种植作物的农民们处于残酷的竞争之中，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差的爱琴海心脏地带的小农就大量的破产，遂即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地中海时代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

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位于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半岛上就出现了原始的村落群，公元前六世纪罗马人建立共和国，开始了与地中海沿岸其它地区 and 国家的贸易往来。但由于这一时期东地中海的希腊仍处在经济鼎盛时期，所以罗马人的贸易地位仍处于下风。这个国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空间的陆上的征服，它依赖于内部的团结一致，很快从政治上支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屋大维开始统治的大约二百年里，罗马帝国处于“和平期”，农业生产、矿产、工艺、武器质量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罗马的疆域随着帝国实力的增强而扩张，它在亚洲包括了小亚细亚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直到西奈半岛一带，在非洲它统治了整个北非西部，在欧洲

它伸入到不列颠和多瑙河北的达西亚等地，地中海成了这个国家的内湖。在这个时期，相当部分的“世界经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只有少数的由中国传来的商品经波斯的安息帝国等来维持着。而这种跨越丛山峻岭、大漠戈壁的商业主要是一些奢侈品贸易，因而对东西两方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罗马帝国建立的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统一局面造成了单一通货和关税低弱的环境，商业免除了海盗和国界的阻碍。由于扩张征战所造成的人员流动，促进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带轮的犁、割谷器械、水磨的应用普及起来，埃及和北非的灌溉系统得到了改进，大量的谷物在新开垦的耕地上被收获，广大地区的物产差异较古希腊地域的差异更大，因而引起了更广泛、更丰富的贸易。高卢和西班牙盛产的葡萄、橄榄，意大利的玻璃、金属制品、陶器，腓尼基的玻璃制品、染料，小亚细亚的纺织品，埃及的精细麻纱、加上来自中国的丝绸、阿拉伯及印度的香料、胡椒贸易都以大宗的规模来进行。大城市的兴起既是商业的结果又是商业的动因，罗马已近百万人口，在土耳其西部、叙利亚、埃及、突尼斯、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地区一大批城市兴起，因而就使得该时期的经济呈现了一种城市与农村相并存的局面。财富和人员在城乡间的流动决定了整个地中海经济的趋势，比如在帝国西部，在四世纪末时，由于贵族和工匠们开始迁居乡下，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局面。

从整体看，作为国家的罗马，在这个时期除了与东方进行的少量奢侈品交换外，就地中海地域本身来看，它所依赖的是发达的国内交换而构成了帝国的繁荣。但是应该看到，这种繁

荣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并不是依赖生产技术创新而造成的，而是依赖着超经济原因：政治的统一而造成的，是商业的发达而不是生产的发达造成的。这种“国内交换繁荣”往往是大国的历史上所经常出现的。因为大国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市场。

由于是超经济因素造成的繁荣，因而繁荣的后果也往往就不是还原于经济的再繁荣，而成为政治的奢侈。当时，大量的财富被投入政治中心城市的各种工程，市政的、文艺体育的、以及神学宗教的建筑，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在罗马城及其它城市中，豪华的大理石皇宫、庭院、神殿、会议大厅、公共浴场、剧场、竞技场和广场、别墅比比皆是，如罗马圆形大剧场竟可容纳五万名观众，在屋大维时期开始建的万神殿，竟先后用了一百五十多年才完成。

在罗马的时代，地中海不仅成为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成为当时整个西方文明体系的文化科学中心。当时在文学、史学、哲学及自然科学之中，大批智人名著涌现出来，如唯物论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55年），他的著作《论物性》就全面阐述了古代原子论。在农业研究方面，加图（公元前234—149年）的《农业志》、瓦罗（公元前116—27年）的《论农业》、科路美拉（公元一世纪）的《农业论》等等，这些著作集中总结了当时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提高。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著名的数学、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约90—168年）写出了在天文学方面影响达一千多年的著作《天文学大成》，小亚细亚的著名医生盖伦（约129—199年）不但写了大量的医

学论文，还亲手解剖了猴子等动物，他创立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知识，为西方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罗马时期，地中海经济中心及其文明达到了最繁荣的阶段。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整个地中海经济作为国家间的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如下的特点：首先，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的生产技术都处于相同水平，所不同的是各个国家物产的天然差异，这种天然差异导致了物品的国际交换，产生的结果是参与国际商品交换的各国无论发生何种政治的变迁，而其交换本身是不会改变的；其次，这个中心的核点也是在不断移动的，中心的区域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扩大的，这种移动和扩大并不单纯是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第三，这个中心以罗马版图囊括整个地中海为扩张的结束，因为它本身演变成了“国内”贸易，因而它由于有了一个绝对的、一统的政治环境，它也就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丧失“世界”经济中心的意义。我们看到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幅图景。

三、地中海中心的特征

地中海经济中心的基本特征可以分别由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科技水平以及政治制度、民族习性等方面来观察。

首先在经济结构上，地中海时代的两个阶段都呈现出了一定的相同特征，即在城乡经济结构方面，它们都表现为城市经济——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矿业——占据相当地位的状态。城市和乡村在经济上是互相依赖，而不是城市单纯地依赖乡村，这是因为该地区存在着埃及这一大“谷仓”的缘

故。城市人口的比重也远远高于其它大陆在相同历史时期的比重，在这巨大的城市人口的压力下，城市生产及服务业的规模就很大、种类也十分丰富，如在手工业当中，就不仅有制陶、冶铁、酿酒、造船、纺织、制革以及生产种种日常用品的行业，而且还有专门制造武器的作坊。在农业中，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商品化比例也较高，就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来看，经济作物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这种农业内部的生产产品结构是由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也是由于地中海的商业发展所推动的。当然，这种结构本身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在手工业和商业的推动下，特别是在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的刺激下，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也相当可观，它发展的速度及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其它文明体系。在城市中，店铺、餐馆、剧场、运动场、浴室、神殿等鳞次栉比，叹为壮观。

在经济结构的发展上，该地区也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均衡之中，这种均衡的形成应归功于当时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的调节。当农业生产发展较快时，其产出的增量通过商业的自然流通能力的调节来影响着手工业和城市消费的发展。这里所谓的“商业的自然流通能力”是指与商业相关的运输能力，比较地中海地区的运输手段与中国大陆的运输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航海技术一旦被商人所熟练掌握之后，航海贸易的运输成本就要比陆上贸易低少，当时在地中海沿岸的陆路运输主要是采用畜力车子，这种运输不但成本高而且速度慢，当时用船把谷物运过地中海比用车运比中更便宜。正是地中海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农村与城市间的运输